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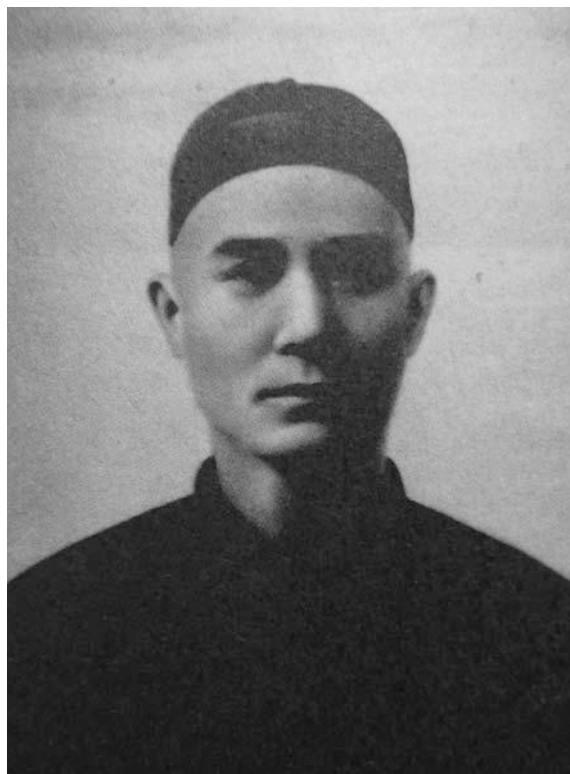
孫中山—— 翠亨四傑 與澳門

□ 郭昉凌*

被譽為“翠亨四傑”之首的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發起者和領導者，是其他三傑陸皓東、楊鶴齡、楊心如走上革命道路的領路人。志同道合的鄉親使他們在革命征途上彼此信任、相互砥礪、共同奮進。毗鄰他們家鄉翠亨村的澳門，是他們進行革命的一個重要舞臺，他們在那裡的活動，在近代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歷史人物周圍多伴有群集伴出的現象。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家鄉翠亨村，雖然祇有六七十戶人家，但在中國近代史上，卻出現了不少留名青史的人物。在早期興中會會員中，流傳着“翠亨四傑”的說法，指的就是世紀偉人孫中山與陸皓東、楊鶴齡、楊心如這四位翠亨人士。這足以令翠亨村自豪和驕傲。背靠五桂山、面向伶仃洋、毗鄰港澳的翠亨村特有的地理人文條件，是造就偉人與群倫的特殊土壤。也由於地緣的關係，被譽為“翠亨四傑”的孫中山、陸皓東、楊鶴齡、楊心如，就有不少留在澳門的革命活動足跡。

* 郭昉凌，歷史學副研究員，廣東黨史學會常務理事，廣東近代文化會理事，中山市孫中山研究會副秘書長、副主編，中山華僑歷史學會常務理事，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長期從事近現代地方史研究，出版著作《中國共產黨中山地方史（第一卷）》、《中山革命史跡通覽》等及主編《中山抗日鬥爭圖志》、《中山抗戰實錄》等二十多種本；參與《澳門歸程》寫作。



青年孫文（18歲）

澳門是孫中山早期革命活動的搖籃

一、中國民主革命運動是從孫中山開始的，而澳門則是孫中山踏入社會、走向世界的通途。

孫中山家鄉翠亨村離澳門相距僅37公里。直至19世紀中葉，澳門與翠亨村均同屬香山縣管轄。鴉片戰爭後，〈望廈條約〉的簽訂，葡人奪去了澳門的管治權，然兩地居民的往來依舊。由於地緣關係，孫中山在其早年成長階段就接觸了西方文明與東方文化交匯的澳門，澳門對其革命思想的形成影響甚大。他的父親孫達成，早年在澳門當過鞋匠，少年時代的孫中山常隨父親往來於澳門與家鄉之間。1878年，孫中山隨母離開家鄉，踏上泊在澳門碼頭的英國輪船“格蘭諾”



香山縣翠亨村，山丘環繞，景色秀麗，登上南面金檳榔山可俯瞰浩瀚的珠江口零丁洋，距澳門約37公里。然而此村“負山瀕海，地多砂磧，土質礪劣，不宜於耕”，七十餘戶農民生計艱難。1866年11月2日誕生於一戶貧民家庭的孫文在翠亨度過了少年時代，十三歲才隨母親離鄉經澳門、香港遠航檀香山，由此“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濶，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1892年，孫文的哥哥孫眉從檀香山寄錢回鄉建造新屋，即後來成為孫中山翠亨故居的西式洋房。它原來是依照當年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的孫文親手設計之房子圖樣建造的。



四大寇（左起）：楊鶴齡、孫中山、陳少白、尤列。後立者為關景良。

號，赴檀香山探兄孫眉。初次遠行，大大開闊了少年孫中山的視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孫中山在1896年11月致友人翟理斯信中憶述：

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¹⁾

他此行在檀香山讀書、生活了五年，1883年輟學回國，先後在香港拔萃書室、中央書院等就讀，1886年夏畢業，轉而學醫，先後入讀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所開辦的廣州博濟醫院附設華南醫學堂、香港西醫學院，於1892年畢業。同年9月，應澳紳何廷光等人之邀，到澳門鏡湖醫院行醫，成為澳門首位華人西醫。

二、改良派在澳門的活動對年輕時代的孫中山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就學時，常往來澳門，通過廣泛的交流，受到維新思想的啟發，並得到一些反清好友的鼓勵，使他堅定了改造舊中國的決心。由於孫中山與頗有名氣的已退職香籍洋務派官吏鄭藻如同鄉的緣故，1890年曾致函鄭藻如，建議在本縣倡行振興農桑，戒絕鴉片，遍設學校，再向各地推行。〈致鄭藻如書〉是孫中山早期改良主義作品之一，曾發表於1892年澳門報紙上。這個時期，孫中山與居住在澳門的維新思想家鄭觀應有較密切的交往，這對忘年之交常交談對時局的看法及學習西方的主張。1891年前後，孫中山撰寫了〈農功〉一文，闡述了他對改良農業的看法，文章中建議清廷“專派戶部侍郎一員，綜理農事，參倣西法”；派員出洋考察，學習西方“講求樹藝農桑、養蠶牧畜、機器耕種、化瘠為腴一切善法”，回國加以推廣，並



楊心如照片



楊鶴齡照片



陸皓東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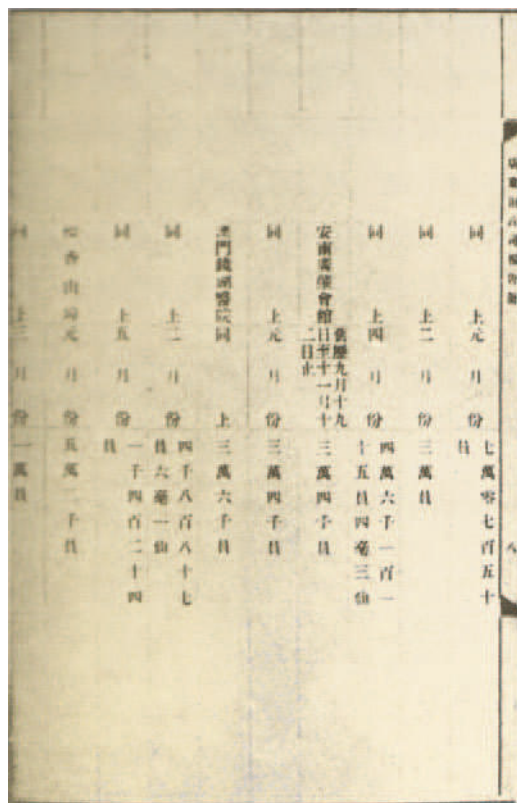
強調：“以農為經，以商為緯，本末備具，巨細畢駭，是即強兵富國之先聲，治國平天下之樞紐也”。⁽²⁾後維新思想家鄭觀應將〈農功〉一文收入其編著的《盛世危言》中，該書是近代維新思想代表作之一。鄭觀應在編著《中外衛生要旨》時，曾得到過孫中山的幫助，在該書的〈序言〉中提出“中西醫相結合”的見解。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也曾引用了鄭氏“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³⁾的觀點。1894年，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時，亦得到鄭觀應引薦給著名維新思想家、上海格致書院院長王韜，對書函作了文字潤色。鄭、王還分別寫信給李鴻章的幕僚盛宣懷、羅豐祿，為孫中山疏通謁見李鴻章的門徑。孫中山滿懷信心地上書李鴻章，然而卻不獲接見，遂轉到北京，所聞的是甲午戰爭之敗訊，所見的是籌備慶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壽之奢糜。此行使孫中山消除了改良主義的幻想，激發起他的革命意志，決心開拓民主革命道路，用革命手段來傾覆清廷的腐敗統治，以實現振興中華的目標。中法戰爭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的結局使孫中山十分憤怒，“始決傾覆清廷，創立民國之志”。⁽⁴⁾

三、澳門是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的一個舞臺。

八國聯軍的入侵、“辛丑合約”的簽訂及其以後的社會政治形勢，迅速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中下層推進愛國運動和政治運動之中，民主革命派遂成為革命的領導力量。孫中山在香港讀中學，及至在港學醫期間，澳門成為他往來香港、翠亨之間的必經之道和居留地。讀書時他就有遠大抱負。他渴望中國能從積貧積弱中振衰起弊，提出“勿敬朝廷”的口號。利用假期返鄉的機會，孫中山常駐留澳門。其時孫中山與陳少白、楊鶴齡、尤烈、鄭士良等一些血氣方剛的青年交往甚密，時常針砭時弊。這一時期，澳門自然成為他們聚集的首選地。孫中山在《孫文學說》中有記載：

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少紈⁽⁵⁾、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

這些志同道合青年還經常在楊鶴齡的澳門寓所——澳門水坑尾14號暢談時局。“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理想，所研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因孫中山與陳、尤、楊“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在



廣東財政司報告冊中有1912年鏡湖醫院的捐款紀錄



◁ 《鏡海叢報》報導孫中山在澳行醫的消息

革命發軔初期，革命之真理尚未為人所認識和接受，於是談虎色變，不敢與之交談結友，更備受諷刺。這四個金蘭兄弟，被很多人視為可怕的危險人物，“故港澳間之戚友郊遊，皆呼予等為‘四大寇’”⁽⁶⁾。然而，這個立志革命小群體成員後來成為了中國最早的民主革命家。他們的進一步活動，在近代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四、澳門還是翠亨四傑革命活動的秘密通道。

澳門的特殊地位，使其成為孫中山為首的翠亨四傑以及革命派活動的秘密通道。乙未廣州起義，則是孫中山革命道路中第一個重要標誌。1895年1月，孫中山到香港與陸皓東、楊鶴齡、楊衢雲等籌備成立香港興中會，同時着手籌劃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他們來往於粵、港、澳之間，開展對民眾的革命宣傳，聯絡廣州一帶的游勇、防營、水師官兵、各地會黨、綠林策應。孫中山偕鄭士良、陸皓東、鄧蔭南等到廣州後，在廣州東門外咸蝦欄張公館、雙門底聖教書樓後禮堂設立機關，貯藏文件、武器，接納往來同志，發展會員等，並決定於同年重陽節舉事起義。孫中山、陸皓東赴廣州後，其他二傑仍未停止在澳門的活動。孫中山創設的澳門中西醫局、楊鶴齡的寓所楊四寇堂等，均是革命黨人在澳門的活動據點。楊心如奔走於穗港澳及香山等地，聯絡會黨與綠林。乙未廣州起義因事機不密，叛徒告發，不及起事。10月27日，陸皓東等五十餘人在廣州被捕，不久，陸皓東、丘四、朱貴全、程耀宸等人被殺害。

事發當晚，孫中山越城逃出廣州，奔往水鬼潭碼頭，即乘程啟敬的舊煤汽艇經順德、香山抵達澳門下環正街，找到葡人朋友飛南第。此時，飛南第已從澳葡當局中獲悉清廷懸賞緝拿孫中山等人，立即設法安排孫盡快離開澳門。為求安全，飛南第陪同喬裝打扮的孫中山一起乘船轉移香港，避過了清廷的耳目。30日，孫中山偕鄭士良、陳少白離開香港赴日本。從此，開始了他職業革命家的生涯。

澳門是翠亨四傑早期革命活動的重要基地

翠亨四傑的出現，是歷史人物周圍群集出現的現象。毋庸置疑，這與孫中山密不可分，這就是偉人與群倫的關係。而毗鄰他們故鄉翠亨村的澳門，則是他們革命活動的一個重要舞臺。在中國民主革命發軔期，澳門是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以及其他三傑的一個重要活動基地。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時，積極進行革命活動。也由於孫中山在澳門，陸皓東、楊鶴齡、楊心如等人都不時到澳門與孫中山暢談時政，策劃革命，澳門一度成為革命志士最早的活動地點之一。

清末林則徐禁煙、太平天國起義等，均有鄉人參與。由於鴉片戰爭，中國的小農經濟開始解體，不少翠亨村人到上海、香港或海外做工，他們的後代也多接受新式教育。翠亨四傑的家境皆是祖上務農、父兄外出務工或經商。孫中山、楊心如的兄長分赴檀香山、臺灣經商而致富，皓東、鶴齡則出生於上海和澳門。除楊心如外，其餘三人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式教育。生長生活在中西文化交匯和碰撞的地方，又接受了新文明新知識，他們的愛國之心自然強烈。且四人年齡相近，生於1866年的孫中山最為年長，陸皓東、楊鶴齡同歲，比孫中山小兩歲，楊心如則依次小一歲。自1883年孫中山從檀香山返鄉，至1894年孫中山赴檀香山發起成立興中會前，是翠亨四傑步入青年的時期，除陸皓東曾在上海工作外，孫中山、楊鶴齡、楊心如均在均粵港澳三地讀書、工作。血氣方剛的孫中山和其他三傑為鄉中密友，志同道合，意氣相投。還在他們在一起聚談反清抱負時，其他三傑對孫中山膽敢倡言革命，提出“傾覆朝廷”十分敬重和佩服，所以就義無返顧地追隨孫中山。當孫中山發起成立興中會時，他們即率先加入，並成為孫中山的忠實支持者和追隨者。在〈楊心如先生行狀〉中有記載：

國父昭示革命大義，推適及遐。翠亨鄉人首義景從，君附驥未敢後人。一時如陳少白、

楊鶴齡、楊其(衢)雲、陸皓東諸先烈亦次第入盟。⁽⁷⁾

由於地緣關係，澳門成為他們返鄉和外出的必經之路，且四傑之一的楊鶴齡就生於斯，楊家有不少物業在澳門，因此，澳門成為他們一個重要的革命活動基地。

1883年，孫中山從檀香山求學歸來，向少年時曾同一鄉塾讀書、一起嬉戲的好友陸皓東談及歐美的民主和科學，令陸皓東十分嚮往。為破除迷信，兩人搗毀了村廟的兩尊菩薩，遂一同在香港接受洗禮皈依基督教，成為基督教徒。之後，陸皓東前往上海電報學堂學習，畢業後在上海電報局任譯電員，不久陞任領班。時孫中山在穗港學醫，與尤列、陳少白、楊鶴齡、鄭士良等常聚在一起，談論國是，這自然也少不了孫中山少年時代的同窗兼同村好友陸皓東的份兒。他於1890年回鄉完婚，也參與到孫中山等人的交談。他讚成並積極支持孫中山的政治見解，於1893年冬與孫中山、尤列、鄭士良等八人曾在集會於廣州抗風軒，策劃創設革命組織，提議組建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宗旨。雖此次議盟因人數不多，沒有形成具體組織，但為後來興中會的建立和乙未廣州起義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1894年夏，孫中山擬北上要求清廷改革，陸皓東便陪同孫中山到澳門走訪洋務派實業家鄭觀應，經鄭引薦，赴天津上書李鴻章。然而，李鴻章非但拒而不見，更對其上書不屑一顧。二人轉到北京，目睹了在中日戰爭即將爆發、國家危在旦夕，而清廷卻在熱衷籌備慈禧的六十大壽，備受刺激的孫、陸從此放棄了和平改良的幻想，更堅定了反清的意志。甲午戰爭中方戰敗，群情激憤。一心從事推翻清王朝革命鬥爭陸皓東成為孫中山的忠實戰友和得力助手。他將自己的田產變賣作革命活動經費，積極參與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對外稱“元亨行”）籌建工作；他與陳少白等協助孫中山完成了聯合楊衢雲、謝纘泰等人組織的輔仁文社的工作；他負責革命聯絡工作，奔

走於省港澳之間；他設計了青天白日旗，作為孫中山發動首次乙未廣州起義的標誌，這面革命軍旗後來成為中國國民黨黨旗。乙未廣州起義雖然未爆發就遭鎮壓，但它為日後革命黨人的一系列武裝起義點燃了火炬。在這次起義中，陸皓東為拯救革命黨人不幸被捕，英勇就義，被孫中山譽為“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國革命而犧牲之第一人”。

在香港中環歌賦街8號外牆上，釘有一鵝蛋型紅底銀字牌匾，上面分別用中、英文刻着：“孫中山先生乃中華民國之開創者及首任總統，曾於1887年至1892年間與愛國志士在本地地址樓宇內舉行多次會議。”這是香港政府為保存孫中山在香港活動的遺蹟而豎的牌子。這房子原是楊鶴齡父親開設的店舖“楊耀記”。當年，“四大寇”孫中山、陳少白、尤列、楊鶴齡等經常在此秘密集會，針砭時弊，交流革命思想等。楊鶴齡與孫、陸是同鄉好友。他們的童年時代，正值太平天國失敗不久，聽了村中老人講述洪楊革命故事，十分崇拜洪秀全的英雄行為。嗣後，楊鶴齡到廣州算學館求學與同窗尤烈結成莫逆之交。1886年，他與在廣州美國基督教長老會主辦的廣州博濟醫院附設南華醫學堂讀書的孫中山先生重逢，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兒時好友即成為志同道合，意氣相投，宣導革命的戰友。為方便孫中山在香港、澳門鼓吹革命，接納同志，秘密集會，楊鶴齡把父親在香港開設的“楊耀記”閣樓和澳門水坑尾14號楊家大宅作為友朋聚談之所。楊鶴齡本人對此亦引以為榮，把自己在澳門的寓所——澳門水坑尾14號楊宅命名為“楊四寇堂”，以“四寇堂”老主人自稱。在革命發軔時期，為了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楊鶴齡盡了不少力量。孫中山因出身於貧苦農民家庭，在完成學業至步入社會之初這一階段，在港澳地區並未有社會基礎，楊鶴齡不僅把自己的家提供為結納同志、鼓吹革命活動的聚集點，並不惜把祖父遺留給他的產業變賣掉，用作提供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活動的經費。在革命征途中，楊鶴齡時而居香港，時而住澳門水坑尾斜巷14號，做搜集情報的工作，與堂弟、

興中會臺灣分會負責人楊心如也有聯絡。辛亥革命成功後，楊鶴齡曾一度任總統府秘書。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任非常大總統時，聘其為總統府顧問，1923年委為港澳特務調查員。孫中山逝世後，澳門同胞集會悼念，楊鶴齡為主祭，之後乃退隱澳門，於1934年8月29日在澳病逝，享年六十七歲。當時的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西南執行部頒發了“褒恤令”以彰其功績。

年紀最小的楊心如家境饒餘，聰慧過人，生有大志，好讀書卻不喜攻科舉，常與孫中山、楊鶴齡等聚首暢談國家興亡之事。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時，常回翠亨村小住，心如常隨堂叔楊鶴齡前往與孫中山相聚，談論天下興亡大事。孫中山所講的革命道理，令其非常佩服，遂結成好友，義無返顧跟隨孫中山革命。1895年由孫中山介紹加入了興中會組織。孫中山與陸皓東在廣州醞釀武裝起義時，他不惜把自己的積蓄及資產慷慨捐出，充作起義經費，並積極參與籌備起義事宜，擔任聯絡工作，奔走於香山、澳門、香港等地，把孫中山的指令迅速傳送到廣東各地的會黨、綠林和防軍的首領。起義失敗後，其岳父程耀宸、同鄉好友陸皓東等慘遭清廷殺害。楊心如脫險後潛往臺灣。經此一役，使楊心如認識到鬥爭的殘酷性和複雜性，烈士的殉難，更使他堅定了追隨孫中山革命的信念，立志為救國救民而獻身。1897年，楊心如積極協助到臺灣發展黨務的陳少白工作。同年11月，在楊心如家成立了臺灣興中分會。此後，孫中山與寶島亦結下了不解之緣，曾三度赴臺。1900年9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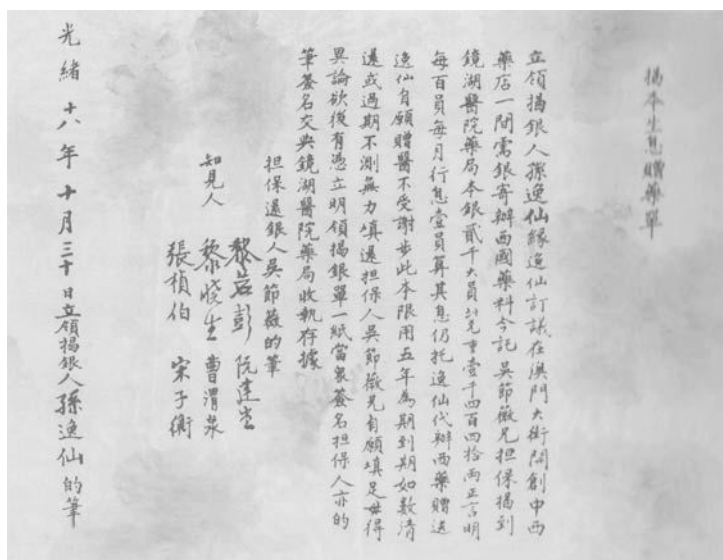
孫中山偕日本友人平山周、內田良平等從神戶到臺灣策劃惠州起義，楊心如則負責港臺之間的聯絡工作。10月8日，孫中山在臺北指揮了惠州起義。正當起義隊伍從三洲田向東進發、所向披靡時，香港的興中會領導人之一的楊衢雲卻主張與清政府議和，為當時也在香港的陳少白所發現並極力反對。接到消息後，孫中山當即寫了一封長信，着楊心如立刻帶到香港給陳少白以支持，堅決抵制楊衢雲的錯誤做法。民國成立後，楊心如向孫中山請示去留，孫中山考慮到“臺灣為海外聯繫要津，未可輕動”，囑咐他仍留在臺灣，主持分會工作。楊在其後的倒袁、護法諸役中，接應假上海、臺灣、香港、澳門為聯絡所的南來北往之革命同志等，做了大量的工作。1913年8月，孫中山因組織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與胡漢民和日本友人村田省藏，乘日輪“撫順丸”號再度到臺灣。孫中山此行約見了楊心如，勉勵其繼續留在臺灣主持工作，以便聯絡同志，等待時機，回應革命。抗日戰爭爆發後，楊心如隱居鄉間，直到光復後才重返臺北居住，表現了一個老革命黨人的可貴晚節。



澳門《大叢報》報導：1956年鏡湖醫院舉行孫中山誕辰90週年紀念大會，吳節微在會上發言懷念孫中山。



20世紀初的鏡湖醫院外觀



揭本生息贈藥單

孫中山的鏡湖情緣

孫中山的“入世之媒”是醫術，而他的第一份職業，就是在澳門行醫，為時一年左右。1892年秋，孫中山被聘為澳門鏡湖醫院醫師，懸壺於澳門，成為澳門歷史上第一位華人西醫。孫中山在《倫敦蒙難記》中曾記述：

此事有大可注意者一端，則自中國有醫局以來，其主事之官紳對於西醫從未嘗為正式之提倡。有之，自澳門始。

亦因此，他與這座小城、與這家醫院結下不解之緣。

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曾應澳門紳士曹子基與何廷光（穗田）的邀請，治癒他們久病的家人。何廷光也是香山人，少入葡籍，且有爵位，慷慨好義，是一位同情維新運動、支持革命志士的澳門鉅賈。因此，1892年，二十六歲的孫中山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在醫學院畢業後，古道熱腸的何廷光便以鏡湖醫院值理的身份，邀請其出任該院義務醫席。澳門鏡湖醫院始創於清代同治十年，由當地華人創辦與管理，是一所簡陋的廟堂式醫院，向以中醫中藥為患者治病。而孫中山學的是西醫，曹子基、何穗田是澳門鏡湖醫院的董事，這家醫院的主持人為此特開先例，允許孫中山兼用西醫診療。

予既寓居於澳門，澳門中國之華董所以提攜而虛拂之者無所不至，除給予醫室及病房外，更為予購置藥材及器械於倫敦。⁽⁸⁾

孫中山醫術高明，藥到病除，加上醫德又好，無論門診或出診，有求必應，診費一律隨意而付，遇貧困者，則分文不取。他在澳門行醫“不滿兩三月，聲名鵲起”，“就診者戶限為穿”⁽⁹⁾。

由醫人而醫國的孫中山為便於宣傳革命，於是年年底欲籌款自辦中西藥局，一則可作為革命活動的聯絡點，二則可“懸壺濟世，診治貧困，概不取值”⁽¹⁰⁾。然而，孫中山平素輕財重義，向少積蓄，故向鏡湖醫局籌借開設藥局時，借款項還須找一個借款擔保還銀人。翠亨四傑之一的楊鶴齡得知此事，立即找到自己的七妹夫、澳門富商吳節薇，請其出面為孫中山作保。吳節薇算得上一位澳門熱心公益的知名人士，經楊鶴齡介紹認識孫中山，過從甚密，對孫中山也十分景仰，便爽快地答應作擔保人，並在孫中山立下的“揭本生息贈藥單”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孫中山於1892年12月18日（光緒十八年十月三十日）親筆立下“揭本生息贈藥單”⁽¹¹⁾，以作與鏡湖醫院訂立的貸款合同。全文如下：

立領揭銀人孫逸仙：緣逸仙訂議在澳門大街開創中西藥店一間，需銀寄辦西國藥料，今託吳節薇兄擔保，揭到鏡湖醫院藥局本銀貳千大員，七二兌重，壹千四百四拾兩正。言明每百員每月行息壹員；算其息，仍托逸仙代辦西藥贈送，逸仙自願贈醫不受謝步。此本限用五年為期，到期如數清還；或過期不測，無力填還，擔保人吳節薇兄自願填足，毋得異論。欲後有憑，立明領揭銀單一紙，當眾簽名，擔保人亦的筆簽名，交與鏡湖醫院藥局收執存據。

擔保還銀人：吳節薇的筆（簽名）

知見人：黎若彭 阮建堂 黎曉生 曹渭泉 張楨伯 宋子衡（簽名）

光緒十八年十月三十日 立領揭銀人：孫逸仙的筆（簽名）

孫中山從鏡湖醫院借得二千銀圓後，在澳門草街街80號開設了中西藥局，在鏡湖醫院免費為病人治病開方，所需西藥由中西藥局贈出。

吳節薇還連同盧焯之、陳席儒、宋子衡、何廷光、曹子基等澳門知名人士，兩度在《鏡海叢報》刊登廣告“春滿鏡湖”，介紹孫中山的行醫行情及表彰其醫術精湛、醫德高尚。錄該文如下：

大國手孫逸仙先生，我華人而業西醫者，性情和厚，向從英美名師遊，洞窺秘奧。現在鏡湖醫院贈醫數月，甚著功效。但每日除贈醫外，尚有診症餘閒。在先生原不欲酌定醫金，過為計較，然而稱情致送，義所應然。今我同人，為之釐定條規，註明刻候：每日由十點鐘起之十二點終止在鏡湖醫院贈醫，不受分文，以惠貧乏；復由一點終止三點終止在寫字樓候診，三點鐘以後出門就診，其所訂醫金，俱係減贈。他如未定條款，要必審視其人其症，不事奢求，務祈相與有成，俾盡利物濟人之初志而已。下列條目餘下（略）⁽¹²⁾

孫中山取道澳門回鄉省親，在澳門逗留三天，受到中、葡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時任鏡湖醫院總理盧廉若，於自家花園盧園（是當時澳門唯一具有江南園林的名園，又稱盧九花園）隆重招待孫中山一行。鏡湖醫院也舉行了歡迎會，孫中山先生還在醫院的大禮堂向各校學生進行演講。澳門同胞悼念孫中山的追悼會，也是在鏡湖醫院舉行的。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因操勞過度不幸病逝的噩耗傳到澳門，同月——

29號，澳門華僑假座鏡湖醫院開會追悼手創民國之大偉人孫中山先生。是日商界多數下半旗言志（致）哀，休業者也不在少數，足見先生感人之深也。（……）各界男女逾二萬人，莫一表示哀感，洵為澳門自有追悼會以來所未有。^{（15）}

當年澳門的人口祇八萬人左右，參加追悼會的佔四分之一強，足見澳門同胞對孫中山先生表示的沉痛哀悼及崇高敬意。

澳門不僅是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的重要地方之一，也是其眷屬長期居住之地。可以說，澳門還是孫中山親屬的第二故鄉。在遽變的年代裡，澳門以其特殊的環境，成了孫中山的親屬們長期居住的安全地方。1892年，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時，元配夫人盧慕貞及子孫科曾一度在澳門居住。盧慕貞原籍香山外沙村，於1885年與孫中山結婚後，承擔了全部家務，侍奉公婆，養育子女，支持丈夫從事革命活動。盧夫人與孫中山生有一子二女。1913年，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被迫再次逃亡日本，其兄孫眉亦從家鄉移居澳門。澳門現在的“國父紀念館”前身，即是孫府，是由孫眉生前提供資金建成的。孫眉一生傾其所有支持弟弟的革命事業，而在推翻清王朝後，有人提議讓他擔任廣東都督，孫中山認為其更勝任辦實業之類事，孫眉坦然面對。可見兄弟兩同為中華赴湯蹈火在所不惜，革命功成則不圖名利的崇高品德。此時，盧慕貞及女兒

也到澳門投靠孫眉。孫眉於1915年在澳門病逝。此後，被澳門人尊稱為盧太夫人的盧慕貞就長住澳門。雖然此時孫中山已與盧夫人解除婚約，與宋慶齡結婚，但他一直關心盧夫人的生活，多次去信問候。盧夫人一直居於澳門至離世。因母親長期居住澳門，孫科也常來往澳門，侄兒孫昌也是在澳門讀書長大的。1919年，孫科奉父命擔任特派員，在澳門設立辦事處，繼續護法鬥爭，策動廣東海陸軍起義。此外，孫中山在香港讀書時在澳門認識一位女性，清遠人陳粹芬，一度成為孫中山的革命伴侶。她為人豪爽、勤勞，常為同志們洗衣、做飯、傳遞消息，是對革命有功之士，與盧夫人關係頗好，在抗戰之後，也曾居澳門一段時間。除孫中山的兄長孫眉、元配盧慕貞外，其長女孫姪、次女孫婉和女婿戴恩賽及外孫女戴成功等，也長期寓居澳門，均先後在澳病逝。

孫中山在思考祖國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時，總能站在高於他人的高度，因而成為翠亨四傑的核心人物，成為革命的領袖。而毗鄰他們故鄉翠亨村的澳門，則是他們革命活動的一個重要舞臺。在漫長的革命征途上，民族之義，同鄉之情，使他們彼此信任、相互砥礪、共同奮進。他們無愧是志同道合的鄉親。也正因為有千千万萬的追隨者和支持者，推翻封建帝制的偉業才能成功。

【註】

- （1）（2）（3）（11）《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出版，2006年11月第2版，頁47；頁5-6；頁8；頁6-7。
- （4）（6）（13）《孫中山全集》（第六卷），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頁229。
- （5）尤少欽即尤列。
- （7）《楊心如先生行狀》，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藏資料。
- （8）（14）《孫中山文萃》（上卷），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頁34。
- （9）中國歷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頁27。
- （10）馮自由著《革命逸事》（上），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頁20。
- （12）《孫中山圖傳》，團結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頁26-27。
- （15）《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4月2日第八版。